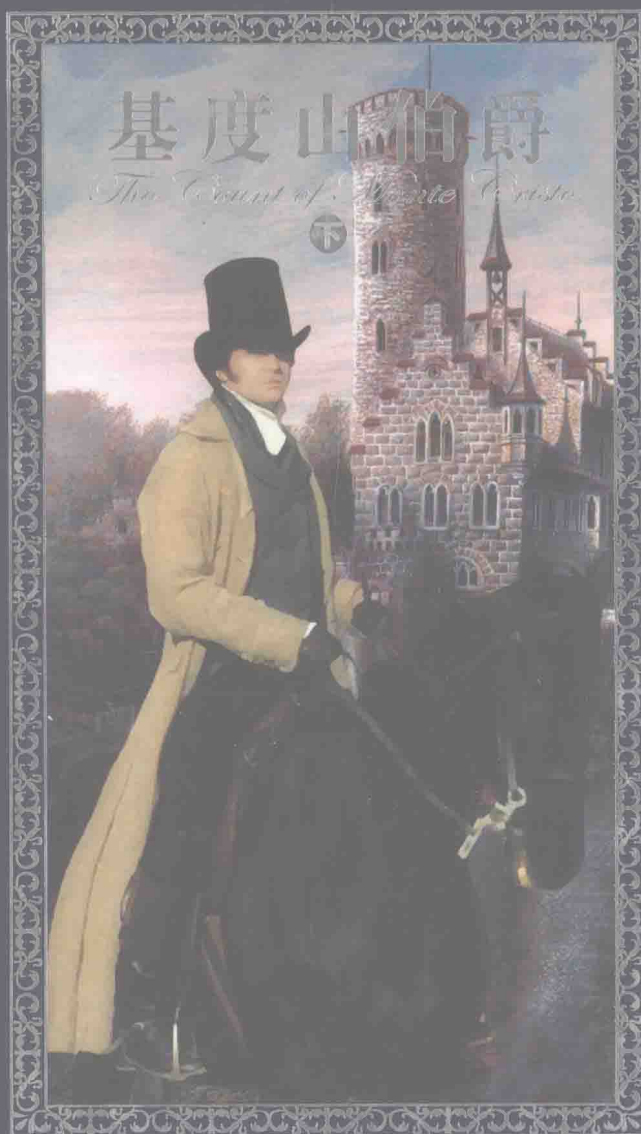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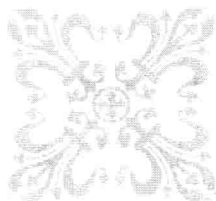
全译本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法国] 大仲马/著 朱文利/译

广州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A Treasury of World's Classics

基度山伯爵

·

(下卷)



[法国]大仲马 著

朱文利 译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度山伯爵 / (法) 大仲马著; 朱文利译. —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7.5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ISBN 978-7-80731-416-5

I. 基… II. ①大…②朱…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06801号

-----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

书 名 基度山伯爵
责任编辑 杨 斌
责任校对 袁朝阳
封面设计 广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插图绘画 张 杨
装帧设计 李 英

出版 广州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10号 邮政编码: 510121)
印刷 广州丰彩彩印有限公司
(地址: 广州市大观路科学城莲花砚路丰彩工业园
邮政编码: 510660)

规格 889 × 1194mm 1/32 印张 43.875
字数 1103 千字 插画 16 幅
版次 2007年5月第1版 印次 2007年5月第1次
印数 1 ~ 8000 册

书号 ISBN 978-7-80731-416-5
定价 57.00 元(上、下)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编委会

主编: 李书芳

编委(排名不分先后):

陈久水	陈丽丽	程 岑
戴玉芳	纪晓星	李荣华
林立新	潘解放	唐恒志
唐 健	王 胜	王晓娟
吴 畏	杨法坤	杨正磊
叶道平	邹贤琳	

第五十四章 公债的起落

在这次聚会后，过了几天，阿尔培·马瑟夫就到香榭丽舍大道去拜访基度山伯爵。伯爵依仗他那无尽的财富，早已把他的临时住所装饰得富丽堂皇、气势恢宏，宛如宫殿一般。

他是来替邓格拉司夫人来再次向基度山伯爵表达谢意的。早先，邓格拉司夫人自己已写信向伯爵道谢了一次，信上的署名是“邓格拉司男爵夫人，母家姓名：霭敏·萨尔维欧”。

吕西安·狄布雷是陪同阿尔培来访的。他在和他的朋友寒暄之后，顺便恭维了伯爵几句。伯爵凭借他本人的敏锐的目光，当然不难看出对方的来意。他断定吕西安是出于双重好奇心才来拜访他的，并且其中有一半的原因是源自安顿大马路。换句话说，邓格拉司夫人摸不透伯爵是怎样一个人：他居然能把价值三万法郎的马匹随便送人；他居然给陪他一起看歌剧的希腊女奴隶佩戴价值百万法郎的钻石。她急于知道像这样的人生活方式究竟是怎样的，但她又不便亲自拜访，亲眼看看伯爵家的经济情况和家中陈设，只好派了她一贯信任的耳目前来。

但伯爵好像一点也没怀疑吕西安的来访与男爵夫人的好奇心之间有着什么关系，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情来。

“您和邓格拉司男爵一直有来往吗？”伯爵向阿尔培·马瑟夫问道。

“哦，是的，我告诉过您的，伯爵。”

“那件婚事有没有什么进展吗？”

“这事可以说是已经定下来了。”吕西安说。大概他觉得当时该他说的就是这么一句。于是说完后，他立刻戴上单眼

镜，咬着手杖上的金质球饰，在房间里兜了一圈，端详一件件纹章和图画。

“啊！”基度山伯爵似乎有点惊讶，“真没想到会这么快。”

“嗯，事情的发展有时是难以预料的。即使我们把事情丢在脑后，不去想它们，它们也能自行解决。等到我们再关注的时候，就会出乎意料地发现它们都已经快要到达预定的目标了。家父和邓格拉司先生曾一起在西班牙服役——家父在作战部队里，邓格拉司先生在军粮处。家父在大革命中破了产，邓格拉司先生本来也没有什么祖业，他们俩都在那儿发了迹。家父在政治和军事上功绩卓著，邓格拉司先生则在政治和经济上硕果累累，都是在那儿为美好的前程打下了基础。”

“是的，的确如此。”基度山说，“记得一次我拜访他的时候，邓格拉司先生曾对我说起过这段往事。”

说到这里，他对正在翻阅画册的吕西安用眼角瞥了一眼，继续说道，“欧琴妮小姐很漂亮吧——我记得她是这个名字，是不是？”

“很漂亮。或者说，很美。”阿尔培回答说，“不过我不欣赏像她那种类型的美。我可能是分不清美丑了。”

“听您的口气，好像您已经是她丈夫似的。”

“啊？”阿尔培惊奇地问道，一边转过头来看吕西安在干什么。

“我感觉到，您似乎对这件婚事并不怎么热心。”基度山压低了声音说道。

“我高攀不上。邓格拉司小姐太有钱了，”马瑟夫回答说，“这让我有点害怕。”

“噫！”基度山嚷道，“这个理由倒是很妙！您不是也很有钱吗？”

“家父每年大约有五万利勿尔的收入。我结婚以后，他每年大概可以给我一万至一万二千。”

“这确实有点儿微薄了，尤其是在巴黎，”伯爵说，“但是在当今的世界上，并不是一切都靠钱的，好名声和优越的社

会地位也很重要。您有很好的名声和优越的社会地位。再说，马瑟夫伯爵又是一个军人，军官之子和一个文官的家庭联姻实在妙极了——不以利害关系来缔结婚姻确实难能可贵。依我看，您和邓格拉司小姐结合是再般配不过了，邓格拉司小姐能让您富有，而您又能使她变得高贵。”

阿尔培摇摇头，心事重重地说道：“不只这些，还有其他的原因。”

“我对此难以理解，您为什么要反对娶一位既有财富又年轻美貌的小姐呢？”基度山说道。

“哦！天！”马瑟夫说，“我非常反对这门婚事，但这并不是完全出于我个人的缘故。”

“那是什么原因呢？您告诉过我，令尊也是很赞成这门亲事啊。”

“是家母不赞成。她的判断一向审慎稳重，可是她一点也不看好这门亲事。我弄不明白其中的缘由，似乎她对邓格拉司一家人抱有某种偏见。”

“哦！”伯爵用一种略带勉强的口气说，“那是可以理解的：马瑟夫伯爵夫人才貌出众，又有贵族血统，所以让她跟一个地位微贱的平民家庭结亲总会有些顾虑的，这很自然嘛。”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阿尔培说，“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假如这件婚事成功，她会感到很痛苦。六个星期以前，大家本来准备聚一聚商谈具体事宜的，但我突然生了一场病，并且病得很重——”

“是吗？”伯爵面带微笑问道。

“是的，也许是急坏了吧。于是，他们就把那场聚谈延期了两个月。事情原不必着急，我还不满二十一，欧琴妮也只有十七岁。不过到下星期，那两个月的期限就要到期了，事情是不得不办了。伯爵阁下，您简直不能想象，我有多么为难啊。唉！像您这样自由的人多快乐！”

“哦！那您为什么不做自由人呢？有人不允许您这样做吗？”

“倘若我不娶邓格拉司小姐，那家父就会十分失望。”

“那就娶她吧。”伯爵意味深长地耸了耸肩。

“但那样家母就会很痛苦。”马瑟夫答道。

“那就不要娶她。”伯爵说。

“唉，然而这对家母来说，就不只是失望了，而是痛苦。走一步算一步吧。我要仔细考虑一下，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请您给我些建议，把我从痛苦中拯救出来，好不好？为了让我的好妈妈不那么痛苦，我宁肯冒犯伯爵。”

基度山转过身去，他似乎被最后这句话感动了。

“唉！”他对狄布雷说，“您在那儿做什么呢？在临摹波森的画吗？”

只见狄布雷正靠在客厅里端的一把安乐椅里，右手握着一支铅笔，左手拿着一本抄写本。

“是说我吗？不！我做的事跟画画相差十万八千里呢。我在搞数学。”

“数学？”

“是的，我是在计算……且慢，马瑟夫，这件事和你有点间接的关系……我是在算最近海地公债涨价时，邓格拉司银行赚了多少钱。公债在三天之内从二点六涨到四点九，而那位精明的银行家大部分是在二点六的时候买进的。他至少能赚到三十万利勿尔。”

“这还不算他最漂亮的交易，”马瑟夫说，“去年，他在西班牙证券上不是赚了一百万吗？”

“基度山伯爵阁下在这里，”吕西安说，“他会用意大利人的两句诗回答你：

若问何所求，
发财与成仙。

“当他们对我讲这种事的时候，我总只是耸耸肩，沉默不语。”

“但您不是在谈论海地公债吗？”基度山说。

“啊，海地公债！——那又是另外的事了！海地公债是法国证券赌博中的‘爱卡代’。他们或许会喜欢‘扑克’、‘惠斯特’，或者‘波士顿’，但这些总有玩腻的时候。最后，他们还是回来乐此不疲地玩‘爱卡代’——这才是百玩不厌的。邓格拉司先生昨天在四点六的时候抛出，捞了三十万法郎。倘若他等到今天，价钱就会跌到二点五，他非但赚不到三十万法郎，而且还会亏掉两万至两万五。”

“为什么公债会突然从四点九跌到二点五呢？”基度山问，“请您原谅，我对证券交易中的种种伎俩一无所知。”

“因为消息是断断续续发布的，而且消息随时在变化。”阿尔培大笑着说。

“啊！邓格拉司先生在一天之内就做了一笔输赢三十万法郎的交易！那他一定是非常有钱的富翁！”伯爵说。

“实际上赌的并不是他！”吕西安接着说，“而是邓格拉司夫人，她的胆量真是太大了。”

“吕西安，你很明智，你知道现在的消息非常不可靠。既然您有消息来源，您应该劝阻她才是。”马瑟夫面带微笑说。

“她的丈夫都劝不了她，我又有什么能力呢？”吕西安问道，“男爵夫人的个性很强，谁也左右不了她，她想怎么做，就一定要怎么做。”

“啊！假如我处于你的位置上……”阿尔培说。

“怎么样？”

“我就要纠正她的这个毛病，这也算是帮她的未来女婿一个忙。”

“怎样着手呢？”

“嗨！这还不容易，我要教训她一下。”

“教训她？”

“对。既然您身为部长秘书，那么您对政治消息就拥有很大的权威。只要你一开口，那些证券掮客就会忙不迭把您的话记录下来，这样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让她突然亏损十几万

法郎。她就会学乖了。”

“我不明白。”吕西安低声嚷着。

“这再清楚不过了，”那青年毫无矫饰，直率地回答说，“挑一个好日子，您向她透露一条外界不知道的消息，或是只有你一个人知道的最新急报。譬如说，昨天有人看到亨利四世在盖勃拉里家里，公债就肯定会涨价。她就会根据这个消息制定她的计划。等到第二天，当波香在他的报纸上宣布‘传闻国王昨日驾临盖勃拉里府，此系谣传，本报可证实国王陛下仍在新桥，并未离开’的时候，她就必亏无疑了。”

吕西安勉强笑了笑。基度山虽然表面上漠不关心，实际上他没有放过他们这一段谈话的每一个字。他的目光极具穿透力，甚至已在那位秘书困惑的脸上，读到了某些隐匿的秘密。虽然阿尔培不曾注意到这种困惑，但吕西安却因此显得不安，急于告辞。吕西安告别时，伯爵轻声对他说了几句话，吕西安答道：“很好，我接受您的建议，伯爵阁下。”

伯爵回到马瑟夫那儿。

“您不想想，”他说，“您不觉得，在狄布雷面前这样谈论您的岳母有点不合适吗？”

“伯爵阁下，”马瑟夫说，“求您别把‘岳母’这个称呼用得过早。”

“老实说，现在令堂真的对这件婚事如此反感吗？”

“非常反感，所以男爵夫人极少到我们家来，而家母一辈子恐怕也难得到邓格拉司夫人府上拜访两次。”

“要是这样，我就大胆向您坦白了。”伯爵说，“邓格拉司先生是我的银行家，而维尔福先生呢，我有幸帮过他一次，他曾极客气地来拜访过我。我猜想他们会接二连三地宴请我。现在，为了表示我并不期望他们宴请，或者说体面地比他们抢先一步，我打算在我的阿都尔乡村别墅宴请邓格拉司先生夫妇和维尔福先生夫妇。假如我同时邀请您和令尊令堂，尤其是邓格拉司男爵赏脸带她的女儿同来的话，这样就显得像是有意促成婚事的宴会了，至少马瑟夫夫人会这样看。那样，

令堂就会讨厌我，这正是我不愿看到的，正巧相反，我很希望能获得她的敬意。这一点，请您随时向她提及。”

“当然啦，伯爵阁下，”马瑟夫说，“衷心感谢您对我这样坦白，而且我很感激地接受您那个将我除外的建议。您希望获得家母的好感，我向您保证，其实她早已对您有非常的好感了。”

“真的是这样吗？”基度山很感兴趣地问。

“哦！我可以确定。那天您离开之后，我们谈论您足足有一个钟头呢。回过头来再说说我们刚才谈论的事情吧。倘若家母知道了您的细心周到，她一定会非常感激您，不过要是家父知道了，他倒会恼起你来。”

伯爵大笑起来。

“哦，”他对马瑟夫说，“我想，恼怒的恐怕不只令尊一个人吧，邓格拉司先生夫妇也会认为我非常没礼貌。他们知道我和您来往密切……的确，您是我在巴黎相识最久的人之一，要是他们在我家没看到您，定会问我为什么没有邀请您。您必须想好您已另有约会在先的借口——要真实可信些，最好写一张条子通知我。您知道，跟银行家打交道，只有书面证据才是有效的。”

“我有更好的办法。伯爵阁下，家母本来就有去海边的打算——您准备哪天请客？”阿尔培说。

“星期六。”

“今天是星期二，那我们明天傍晚动身，后天就已在的黎港了。伯爵阁下，您真讨人喜欢，使人人各得其所。”

“过奖了，我只是希望您不致难堪而已。”

“您什么时候发请柬？”

“就在今天。”

“好的，我即刻到邓格拉司先生府上登门拜访，就跟他说家母和我将会在明天离开巴黎。我最近没见过您，并不知道您请客的事。”

“您太笨了！您忘记狄布雷先生了？他可是和您一起到

我这里来过的。”

“呀，没错！”

“相反，您应该对他们说您见过我，并且我已经邀请过您了，可是您要到的黎港去，所以无法应邀。”

“那好吧，就这样决定了。但您在明天之前能见见家母吗？”

“明天之前？这事很难办，而且，你们也得忙着为起程做准备。”

“好极了！来一手更妙的。以前您只能算可爱，但假如您接受我的建议，您就是备受崇拜的人了。”

“我该怎样做，才能获此殊荣呢？”

“您今天像空气一样自由，来和我共进晚餐吧。我们不请外人——只有您、家母和我。您以前只是大致看到过家母，简直可以说，您还没有见过她，那么这次您可以趁此更仔细观察她。她是一个非凡的女人，可惜世界上找不到一个像她一样好而又比她年轻二十岁的女人。要不然，我可以发誓，除了马瑟夫伯爵夫人之外，不用多久就会有位马瑟夫子爵夫人啦。至于家父，您今晚根本无法碰到他，他要到王室议员府赴宴。我们可以谈谈我们过去的旅游经历，您可以讲讲您游历世界的奇遇，为我们介绍那个希腊美人的身世——也就是那天晚上陪您到戏院里去，您称为奴隶却待她像公主的那位美人。如果您接受我的邀请，家母将会非常感激。”

“感谢您，”伯爵说，“您的邀请使我感到非常荣幸，但非常遗憾，我实在无法接受。我并不如您想象的那样自由，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约会。”

“啊！您刚才还在教我如何捏造一个可信的借口来推托别人的邀请。我要看看您已经有约会的证据。虽然我不是邓格拉司先生那样的银行家，但我的多疑比他逊色不了多少。”

“我来给您证据。”伯爵拉了拉铃。

“哼！”马瑟夫说，“您这已是第二次拒绝和家母一起吃饭了，显然您想避开她。”

基度山吃了一惊。

“哦，您不相信吗？我的证人已经来了。”

只见培浦斯汀站在门口，等候吩咐。

“我事先并不知道您要来拜访我，是不是？”

“老实说，您是一个非凡的人，这个问题我可不能确定。”

“总之，我不能猜到您会邀请我吃饭，是吧？”

“啊！至于这点，也许不能。”

“那好！听着，培浦斯汀，今天早晨我给你说过什么话？就在叫你到实验室的时候。”

“五点的钟声一响，就闭门谢客。”那跟班回答。

“然后呢？”

“伯爵阁下——”阿尔培说。

“不，不，我希望您别送给我那种‘神秘’的声名，亲爱的子爵，老是扮演曼弗雷特会很乏味的。我希望能公开我的生活。说下去，培浦斯汀。”

“然后，除了巴陀罗米奥·卡凡尔康德少校和他的儿子以外，其他客人一概谢绝。”

“您听到了吧：巴陀罗米奥·卡凡尔康德少校——这位人物所在的家族是意大利历史最悠久的贵族之一。或许您还记得，但丁曾在《地狱》的第十节中极力赞美过。还有他的儿子，一个与您近乎同龄的可爱的青年人，也有着子爵的头衔，此时正踏入巴黎社会，随身携带了百万资财。今天傍晚少校带他的儿子来，托我照顾他。假如他确实值得我照顾，我当然要尽力帮他，您也帮我一下，好吗？”

“没问题！这么说来，卡凡尔康德少校和您是老交情啰？”

“完全不是。他是一位谦恭有礼、平易近人、令人敬佩的贵族。意大利那些老牌贵族的后代，一般来说都是这样的。以前在佛罗伦萨、博洛涅和卢卡，我曾见过他，现在他告诉我，要到这儿来了。如果您一度碰巧在旅途上和别人有过某种交往，那么不论您到哪儿，他们都希望得到同样的接待，似乎过去的一小时殷勤，已足够引起您对他们永久的关怀了。这位卡凡尔康德少校是第二次来巴黎，在帝国时代，当他去莫

斯科时，曾路过此地。我应当好好请他吃一顿饭。他托我照顾他的儿子，我可以答应。即使他闹翻了天，我也随他的便好了，那我的责任也完了。”

“当然喽，您真是一位难得的良师益友，”阿尔培说，“那么再会了，我们星期天回来。顺便告诉您，我得到弗兰士的消息了。”

“是吗？他还意大利优哉游哉地玩吗？”

“我想是的，可是，您不在那儿他觉得非常遗憾。他说您是罗马的太阳，没有了您，一切都好像黑沉沉阴森森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说简直好像在下雨。”

“那他对我的看法改变了吗？”

“没有，他依旧认为您是最不可理解和最神秘的人。”

“真是可爱的年轻人，”基度山说，“那天晚上我是第一次遇见他，并且听说他在寻找一顿晚餐，于是我请他来和我共享，当时我就对他十分感兴趣。好像他是伊辟楠将军的儿子吧？”

“是的。”

“就是在一八一五年被人暗杀的那个？”

“是拿破仑党暗杀的。”

“是的！我真的非常喜欢他，他不是也在谈一门亲事吗？”

“是的，是维尔福小姐。”

“真的？”

“就像我快要娶邓格拉司小姐一样。”阿尔培笑道。

“您在笑……”

“是的。”

“为什么笑呢？”

“我笑是因为他的对方也像我的对方那样，很希望婚事成功。但亲爱的伯爵，现在我们像女人谈论男人一样地谈论她们，真是不可原谅！”

阿尔培站起身来。“真的，您太好啦！我耽搁了您两个钟头，而您却还是那么客气地问我是不是要走了！说实话，伯爵，您是世界上最文雅的人！还有您的仆人，他们的态度

也好极了。他们都很有风度，尤其是培浦斯汀先生，你永远弄不到这样的人，我的仆人似乎是舞台上那些只出来讲一两句话的最笨拙的角色。所以假如您辞退培浦斯汀，请务必告诉我一声。”

“我答应您，子爵。”

“还有一件事，请代我向您的贵客——卡凡尔康德家族的卡凡尔康德致意，假如他想给儿子结一门亲，找这么样一位有钱的夫人；她的母亲出身高贵，她的父亲是个男爵。那么，我很乐意帮忙。”

“噢，噢！您能做到这一步吗？”

“可以。”

“嗯，世界上的事情都不能讲得太绝对。”

“噢，伯爵，您这真是帮我一个大忙了！凭着您的帮助，假如我依旧能做个独身汉，哪怕是十年的单身汉，我也会更加喜欢您。”

“世界上一切都有可能。”

基度山神情庄重地回答。送走阿尔培以后，他回到屋里，敲了三声墙上的钟。伯都西奥进来了。

“伯都西奥先生，星期六我要在阿都尔请客。”

伯都西奥微微一怔。

“我需要你去安排一切。那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别墅，至少，你可以把它弄得漂亮些。”

“伯爵阁下，要谈得上漂亮两个字，应该把一切改头换面才能达到那个要求，因为门帘窗帷都已经陈旧。”

“那就把它们都换掉吧，除了那高挂着红缎窗帷的寝室——那个房间你丝毫都不要动它。”

伯都西奥欠了欠身。

“那个花园你也不要动。至于前庭嘛，那就随便你安排了，我倒希望能把它改得面目全非。”

“伯爵阁下，我会竭尽所能令您满意。另外，关于请客的事，我也很乐意得到大人的指示，那样我心里就更有底啦。”

第五十五章 卡凡尔康德少校

“说真的，伯都西奥先生，”伯爵说，“自从到了巴黎，你变得神经错乱了，做事缩手缩脚，显然失去了本性，您似乎已不再能理解我。”

“请大人开恩，不过，大人能否告诉我您想宴请哪些人？”

“我自己还不知道呢，你也没必要知道。不过有一点，什么地位的人当然是请什么地位的人吃饭。”

伯都西奥鞠了一躬，退了出去。

基度山伯爵以少校即将来访为借口推掉了阿尔培的邀请，但他和培浦斯汀所说确是实情。

七点的钟声刚敲过，也就是伯都西奥奉命到阿都尔去的两小时后，一辆出租马车就在伯爵府邸的大门前停了下来。等乘客在门口下了车，出租车像是羞于做这项差使似的立刻就一溜烟驶开了。来者是一位年约五十二岁的男子，只见他头戴一顶略似宪兵常戴的帽子；脖子上系一条黑白条纹的领结，若非主人爱惜，这条领结本来是可以停止使用的；上身穿一件已经在欧洲流行了很久的绣有黑青蛙的绿色礼服，下身穿一条蓝布制的裤子；手戴鹿皮手套；脚上的皮鞋擦得并不太亮，但很干净，而且鞋跟略微厚了一点。这位漂亮的人物正在拉动香榭丽舍大道三十号的门铃，询问基度山伯爵阁下是不是住在这儿。得到门房肯定的答复后，他就走进来，顺手掩上门，径直朝石级走去。

来者的头很小，头发已经花白，蓄着浓密的灰色髭须。在大厅里等候的培浦斯汀一眼便认出这位期待中的来客，因为事先他已经得知此人的容貌特征。所以，还没等这位来客

通报自己的姓名，伯爵就已接到通报，知道他到了。

他被引入一间朴素高雅的会客厅里，伯爵正在那里等他。

“啊，我亲爱的先生，我正在等您呢，欢迎欢迎！”伯爵含笑起身来迎接。

“真的吗？”这位意大利人问，“大人的确在等我吗？”

“是的，我早就接到通知，知道您今天七点钟可以到。”

“那么，关于我来的事，您已经接到详细的通知了吗？”

“当然。”

“啊，那太好了，我生怕忘记这一步骤呢。”

“什么步骤？”

“就是把我要来的事提前通知您。”

“哦！没有忘记。”

“您确信没有弄错？”

“确信。”

“今天晚上七点钟大人真是在等候我吗？”

“确实是您，我可以向您证明，使您毫无疑问。”

“哦！不，不用了，”这意大利人说，“那就不必麻烦了。”

“好的，好的，让我想一想，”基度山说，意大利人显得微微有些不安，“您不就是巴陀罗米奥·卡凡尔康德侯爵阁下吗？”

“巴陀罗米奥·卡凡尔康德，”那意大利人高兴地回答说，“是的，就是我。”

“前奥地利驻军中的少校？”

“少校？”那老军人怯生生地问。

“是的，”基度山说，“是少校，您在意大利的军衔就相当于法国人的少校。”

“好极了，”少校说，“这就够了，这就够了。”

“今天的访问不是您自己要来的吧？”基度山说。

“哦！当然不。”

“是别人介绍您来的？”

“是的。”